

● 语言学

诗歌语篇的识解与翻译

夏家驹, 时 汶

(华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2)

[作者简介] 夏家驹(1956-), 男, 湖北红安人, 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副院长, 主要从事英语教学与翻译研究; 时 汶(1957-), 女, 河北赞皇人, 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英语教学与语篇分析研究。

[摘要] 意义是翻译任务的核心, 认知语言学十分重视意义的产生、传输和处理的研究。其中, 语言编码的识解概念对翻译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影响不同识解的因素有三个: 视角、前景化和框架, 这些因素对诗歌语篇的识解与翻译具有启发作用。

[关键词] 意义; 识解; 翻译; 诗歌; 认知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4)03-0273-04

一、语篇识解与翻译

翻译是一种异常复杂的现象, 涉及到意义构建与重构的认知过程。意义是翻译工作者任务的核心, 研究意义的构建也是认知语言学家的主要任务。Fauconnier 把语言与意义构建分别比喻成冰山露出水面的可见部分和浸入水中的不可见部分, 当我们思考和谈话时, 隐藏的意义构建在不断运作, 这种在后台运作的认知机制界定我们的心理和社会生活, 语言只是其突出的外在表现之一。在语言运用的后面, 认知构建包容了各种复杂的情况, 如高度结构化的背景知识、各种推理过程、实时意义构建、意义协商等。认知语言学认为, 在语言 and 现实之间存在着人的认知这一中间层, 语言并不是客观世界的直接反映, 它只能通过详尽复杂的人类认知构建和识解来间接反映客观现实^[1] (P. 1-8)。

根据认知语言学的观点, 识解指人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同一情景的能力, 涉及到人们的认知角度和解释方法, 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详略度 (specificity)、辖域 (scope)、背景 (background)、视角 (perspective) 和突显 (salience)。杨信彰教授认为话语中的识解因素主要分三个: 视角、前景化 (foregrounding) 和框架 (framing), 三个因素相互作用, 影响现实世界映射到语言的词汇语法的过程^[2] (第 97-101 页)。

翻译至少涉及到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不同的语言文化有不同方式激活所需求的认知构建, 把对原语的识解映射到目的语领域, 合成新的心理空间, 这就需要在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知识、两种语境知识和认知结构上协调整合。其中, 有些是重叠的, 有些是不重叠的, 语言符号、语法结构等都必须替换, 所以说, 翻译一直被视为隐喻的过程。翻译还有转喻的一面, 即翻译有其联系、创造的功能。不同的语言文化对其背景知识的组织是不同的, 译文难以全部再现原语文本的意义, 译者必须有所取舍, 由于两种文化认知建构激活的方式不同, 译文必然会反映译语文化的特征。

优秀的翻译者需要大致重构原语激活的认知布局, 以及在完全不同的激活体系和已设定的背景基础上设法使目的语建立类似的认知配置。不同的人, 包括不同的译者, 对同一情景的识解是不同的, 不同的识解折射在语言表达上也就不同, 译者在框架变化的选择、视角的选择、识解的详略度等方面都可能不同, 就造成译文产品的不同。

Shueve 和 Diamond 假设第一语言形式和其概念表征储存在人类大脑中的不同部位, 第二语言形式及其概念表征也处于不同的部位。双语者特别是译者的词汇和概念记忆有着错综复杂的图式, 呈现多渠道操作的特征, 不同语言形式领域、不同概念表征领域互相交融映射, 反映了译者头脑中两种语言概念化过程的不同。这些自然会影响到翻译的过程以

及译文的表现形式。每个译者对词语句法的选择,都受制于自己的认知过程,首先是对译文的理解,其次是对意义的重构过程,包括对原语识解的各种角度、意义的协调、认知方式等等。产生译文的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的能力:第一,译者能够由原语文本激活一系列目的语中可行的译文;第二,译者能为特定的目的和读者迅速而自信地选择唯一的译语文本。某些词汇和结构被选中,而另一些被淘汰,可以认为是概念化过程中的识解功能在起作用。翻译过程中,表达同一种概念内容,会有多种目的语的译文变量供选择,不同译者的识解也可能不同,例如背景知识的渊博与否、看问题的角度、突显的内容等等,反映在语言的建构和表达方面则会不同,识解在这一过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诗歌的本质特征

诗歌的神秘魅力一直是人们探索的话题,有些人认为诗歌是美的化身,有些人认为是诗人与语言艺术的结合,是生产梦幻的工厂。还有人试图将其大卸八块,了解其内部结构,揣摩感动读者的机制。诗人创作诗篇的高超技巧在于他总会在诗作中留下一些想象空间,这样,诗歌中看不到的神奇潜能就会自行运转,蔓延,挪动,烁烁发光,甚至雷鸣电闪。

罗益民认为诗歌的本质特征有六点:第一,诗歌不传授知识,不叙述真实的事件,不描写真实的人物,它们的真实性和真理性不在于历史事实的真实,而在于艺术的真实;第二,诗歌比其它文体更重想象和感受;第三,诗歌文体有独特的结构形式;第四,诗歌文体的语言特别优美、精练;第五,诗歌文体有自己独特的语域;第六,诗歌语义具有描述性、模糊性和多义性^[3](第347-350页)。

模糊性及其多重含义是诗歌区别于其他功能语篇的要旨。如果在一般的功能性语篇中,例如商务合同语言中,词义模糊,必被认为是糟糕的语言。但在诗歌语篇中,人们认可诗人使用模棱两可的词语,认为多重含义的语篇是非常正常的,如果诗作中同时出现了几种象征,人们都会接受,因为这极大的丰富了诗作的内涵。可以这样认为,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取消了词义的外延与内涵的区别。一般功能交际性语篇中,外延被认为是词义的中心或核心意义,而内涵则是人为的联想,个人的特质,非系统性的。而诗歌语篇却双管齐下,给人们留下广阔的思维空间。

Jakobson 是对诗学做出巨大贡献的一位学者。他的诗学理论起始于语言学的角度,他的语言“两极”理念派生于 Saussure 的组合与聚合关系这一真知灼见。组合关系指的是语言单位和其他语言单位共同位于同一序列之间的关系,聚合关系指的是句中单位可以替代的关系。Jakobson 所指的两极就是隐喻和转喻。这种两极关系使得诗歌内部结构更加明朗化,特点更加明确。隐喻指的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进程,其中,某一物体的特征被转换到另一个物体上,当谈到第二物体时就好像它是第一个物体。转喻指的是一个物体的名称改变成了另一个与其相关物体的名称。隐喻的主要特点是聚合性质,利用的是语言的纵向关系,而转喻的主要特点是组合性质,利用的是语言的横向关系。两种修辞手段都是为了达到主题的对等。Jakobson 认为诗歌功能的特点是改变了处于组合和聚合轴上的运作关系,他有一句名言,“The poetic function projects the principle of equivalence from the axis of selection into the axis of combination(诗歌的功能将选择轴上的等同原则映射到组合轴上)”^[4](P. 55-74)。这里的等同原则,实际上指的是完形心理学中隐喻的相似原则(principle of similarity),而转喻所涉及的是接近原则(principle of proximity)和突显原则(prominence)。诗歌中,等同原则在组合和选择中都起作用,等同原则也用来组合语段,如节奏、韵步等。在某种程度上,意义通过语音形式的重复出现而获得。Wittgenstein 说过,“不要忘记,即使诗歌是用信息语言写成,在语言游戏中也不用来发送信息。”诗性功能特别注重语言的形式和模式。隐喻模式与转喻模式都是认知模式,在对英语诗篇的识解和翻译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识解因素与诗歌翻译

Susan Bassnett 认为 Robert Frost 所说的“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是错误的观点,她赞成 Shelley 的比喻,诗歌翻译就像是“种子移植”,植物必须由种子生长出来,不然的话,就不可能开花。翻译者的任务就是确定种子的位置,然后进行移植。译者首先应该是读者,具有足够的知识背景,掌握文本之后隐藏的含义,特别是其中的暗示。译者的任务与诗人恰好相反,诗人运用语言,创造诗歌,使诗中的词汇句法恰到好处,没有更改的余地,而译者由诗人固定的语言模式开始,对原诗的语言材料进行拆解,然后在目的语中重组这些语言符号^[5](P. 57-74)。

译诗是创作相似的文本,是一种隐喻过程。译作与原诗是互文的关系,而不是从属的关系,译诗是一个有机的认知过程,是让“种子”在另一种语言文化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创造过程。对原诗的识解不仅要考虑到诗篇自身的特征,还要考虑到与语篇相关的外在因素。译者从读者过渡到作者,原诗在另一种文化中延续了生命,译作应该是精美的

艺术品,平平淡淡、毫无想象力的语言造就不了优秀的译作。由于原诗的内容与形式是不可分的,译者必须分析诗作涉及的框架、视角、前景化等各种因素,以及它们在异语文化的应用和适切度。不同的读者对诗作会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译者也会产出不同的译作,因为影响识解的因素各不相同,只要某个因素有一些变化,产生的译文就会不相同。

框架(framing)是能与典型情景相联系的语言选择的任何系统,包括词汇的组合和语法规则,它是一种呈现与某些经常重复发生的特别情景有关的知识 and 观念,是某个物体或事件的典型,它能说明情景的主要特征、可变特征以及经验可能表现的特征。通俗地说框架就是有关世界的系统知识,因为人们对语言表达的解释依靠共享知识。类似的表达有“domains”(认知域)、ICM(理念化的认知模式)schemata(图式)等。

对诗歌语篇的理解,就是读者在特定语境和知识状态下通过使用推论和普通世界知识进行理解的过程,这时,读者最容易想起与现存框架相关的事件和描写,但诗歌给出的框架往往是多维的,边界又常常是模糊不清的,与读者的框架会造成冲突,因此,激发了读者的想象力,促使读者运用隐喻思维模式,进行不同思维空间领域的映射,创造出多种诗歌意象。这种创造想象的过程极大地愉悦了读者。

Guy Cook 分析了 William Blake 的诗作“The Tiger”,提出了读者激活的多种基本的图样或图式,有老虎、森林、黑夜、铁匠、艺术家、上帝、投矛者等。这些领域互相映射,合成新的心理空间,使不同的读者产生不同的识解,例如铁匠、艺术家、上帝呈现创造的主题;老虎及上帝的某些特征具有毁灭的含义;老虎、森林、黑夜、上帝、投矛者隐含自我保护与逃跑的内容;老虎可能被认为是罪恶,又有可能被认为是神圣的,还可能是天上的星座等等^[6](P. 214-224)。Guy Cook 提出的 schema refreshment(图示重构)与 Fauconnier 等提出的 conceptual blending(概念合成),两者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诗歌译文如果也能产生类似的认知效果,“种子”就成功地移植到了异域的土壤里。郭沫若先生将此诗的头两行翻译如下:

Tiger! Tiger! burning bright 老虎!老虎!黑夜的森林中

In the forests of the night 燃烧着辉煌的火光

燃烧的烈火在汉语的语境框架中有炽热、暴躁、威风凛凛等含义,与原诗中老虎威武堂堂、凶猛无比的意象十分契合,让人感受到猛虎的威慑力量。译者创造了与原语框架类似的语境,使读者感受到诗歌的魅力。

视角指对事件描述的角度,涉及观察者与事件的关系。对诗歌的翻译,仅就英诗汉译的形式问题,存在各种不同流派,如朱生豪先生所译莎士比亚悲剧为散文,方平主编和主译的《新莎士比亚集》为诗体,有译家将英语格律诗译成自由诗或半自由体,也有译家译成中国古典格律诗体或现代汉语格律诗体等。各流派有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看待事物的角度。许多诗歌名篇有各种不同版本的译文,异彩纷呈,极大地丰富了目的语文化。诗的种子通过翻译的播撒在异语文化中茁壮成长。

卢卫中认为,在翻译过程中采用象似性的视角和切入点有助于通过形式上的翻译,尤其是形式附加义或示意效果的传递,来实现形神皆似的理想翻译效果^[7](第 62-69 页)。例如:

Fainter, dimmer, stiller each moment 一刻比一刻飘渺、晦暗、安宁

Now night. (Max Weber, Night) 于是夜来临。(辜正坤译)

在原文中,诗人有意在两行诗的长度上形成对比,暗示黑夜来临的渐进过程及人们不知不觉突然感受到黑夜的降临。译文从这一角度出发,模拟其句子长度对比关系,用“一刻”的重复和“飘渺、晦暗、安宁”双字词模仿第一行 3 个形容词比较级的用法,达到了较好的翻译效果。

诗歌语言的功能在于最大程度前景化话语。文学作品正是通过其特殊的语篇结构和表达方式才使得文学语言产生艺术效果,通过新奇、惊异的手法引导人们去了解和认识世界。前景化经常通过非常规表达吸引读者,诗歌中前景化的主要手段是变异、对应、结构化。变异包括音、词、句法、意义、图形等层次的变异,Guy Cook 还提出语篇变异。对应包括句法、词素、语音等的重复。结构化有诗节、还有音节结构化,英诗中有头韵、押韵、元音押韵等。诗歌翻译也离不开前景化,如果没有这些手段,译诗就不能称其为诗,译诗是带着镣铐跳舞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诗人译诗就是一种高要求,诗人熟谙前景化的技巧,译诗得心应手,Shelley 的“种子”就会变成参天大树。下面我们看一个语法变异的例子。

[天净沙·秋思]

(元)马致远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黄国文教授指出:马致远的这只曲子总共 28 个字,组成两个句子。第一个句子由九个名词(词组)构成,其中八个词组的结构是“修饰语+中心语”,另外一个结构只有中心语;九个名词词组列举了九种景物,无一个动词,却勾画出一幅简洁明快的秋天傍晚的景致^[8](第 21-23 页)。这只曲子第一句的整幅画面是一幅静物景致,而第二句则是动态的。因此,翻译中如果能够抓住第一个句子无动词的语法变异特点,理解作者对此前景化的目的——描绘村落景观,构建景物空间意

像,也就靠近了作者的意图,传递了原曲的意境,给读者更多识解的空间。Schlepp 的译文深得此诗的精髓,将原曲中前面的名词词组全部译成英语名词词组:

Tune: to "Sand and Sky"
 ——Autumn Thoughts by Ma Zhiyuan
 Dry vine, old tree, crows at dusk
 Low bridge, stream running, cottages
 Ancient road, west wind, lean nag
 The sun westering
 And one with breaking heart at the sky's edge.

Schlepp 的译文美中不足的是后一句也译成了名词词组,句法上没有了对比,突显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如果作一点小小的改动,就会形成前景与背景的差别。试改如下:

The sun's westering
 With one's breaking heart at the sky's edge.

译诗既要有创造性,又要有章可循。认知诗学研究诗歌的识解因素,对上述二者的结合提供了理论上的帮助,诗歌识解的过程就是人们对大脑中的信息进行加工的过程,是为美学目的探索的过程。翻译诗学力图实现多元文化美学,这一领域在众多翻译工作者常年艰苦努力之下,正在结出丰硕之果。

[参 考 文 献]

- [1] Fauconnier, G. Mappings in Thought and Languag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2] 杨信彰. 话语中的识解因素与语境[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3, (2).
- [3] 罗益民. 诗歌语用与英语诗歌文体的本质特征[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3, (5).
- [4] Culler, J. Structuralist Poetics[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5.
- [5] Bassnett, S. & Lefevere, A. Constructing Cultures[C].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6] Cook, G. Discourse and Literatur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7] 卢卫中. 象似性与“形神皆似”翻译[J]. 外国语, 2003, (6).
- [8] 黄国文. 从《天净沙·秋思》的英译文看“形式对等”的重要性[J]. 中国翻译, 2003, (2).

(责任编辑 何良昊)

Poetry Construal & Translation

XIA Jia-si, SHI W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Guangdong, China)

Biographies: XIA Jia-si (1956-),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majoring in English teaching and translating; SHI Wen (1957-), fe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majoring in English teaching and discourse analysis.

Abstract: Meaning is the core of translation task. Cognitive linguistics attaches much importance to the idea of producing, transferring, and processing meaning. Thus, the concept of construal in linguistic encoding benefits translating efficiently. There are three factors influencing ways of construal, namely perspective, foregrounding and framing, which provide inspiration to poetry construal and translation.

Key words: meaning; construal; translation; poetry; cognitive linguistics